

唯一步大的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友誼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行

德蘇戰與西亞之風雲

顧

印度洋上興亡之史話

伊之

北美的黑人問題

李哲

無形的審判 (黑人的故事)

胡風

怎樣發展兒童圖

慈志

女性的劣點

冷儀

宇宙根源的研究與

靈魂不滅說的再檢討

王宗亮

南海的故事

傅秦

因為她愛我 (真實故事)

趙今吾

吳德先生略傳 (中篇連載)

老安



每冊售價二角

No. 201. 31. 10. 27.

第二卷 第十九期

北京友誼社發行

德蘇戰與西亞之風雲

在目前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絕對中立，而立於戰爭圈外。不過，與西亞、地中海、及黑海方面之戰局有兩聯的土耳其，頗堪重視。土耳其由於地理之關係，處於兩強之間，西部國境為德國，東北國境為蘇俄。由於德軍最近之進展，地位益形困難。因此，土耳其如一旦失其中立性，空國立將化為戰場。

(一) 在目前，正是斯塔林格勒地區，已早冬季景色，德國又開始對此新攻勢之時。

斯塔林格勒，是蘇聯南方交通之要衝，同時是軍需工業之一大中心地，而在戰略上，也是重要的地點。因而斯塔林格勒，如果陷落，蘇聯必蒙受一莫大打擊。由伊爾通與海經亞爾日爾以達於蘇聯之中心部的英美援蘇路，恐將因此而被遮斷。至軍需工業，尤其是戰車之生產上，勢必受非常之打擊，而莫斯科之防衛，亦將瀕於危殆。然而在另一方面，冬季之到來，也可以想像到，德軍無論採如何之攻勢，亦不能毫無障礙。

(二) 蘇聯蘇聯南部之德軍，一面包圍斯塔林格勒，一面進行高加索之攻略。高加索是蘇聯的產業地帶，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是出產豐富的石油，在蘇聯的戰爭力上有著莫可言喻的重要性，因而克羅斯，麥克夫等油田，相繼為德軍攻擊一事，對於蘇聯，確係一種非常之打擊。而且高加索之攻略也有著前遮斷經裏海之援蘇路的重要之意義。然高加索攻略之意義，並不止於此。其對於地中海作戰，還有重要之關係。以蘇聯士攻略為重點之樞軸的地中海作戰，到現在，已經是由兩個戰線前進。其一，由克里特島，攻擊蘇彝士之正面，其二，係由利比亞經埃及，對蘇彝士之攻略。現羅美爾軍，已發展至埃及，開羅與亞歷山大港，均已危機當前，樞軸方面為使地中海作戰有效的進展，自有衝擊英軍之根據

地的必要。而正因為如是，高加索之攻略乃係必備之條件。如果德軍於高加索之攻略，能够成功，即能由多方實行蘇彝士之攻略戰，由此種關係上來看，德軍對高加索之攻略，不但是使對蘇聯局有利的進展，而且為了制地中海上英國之死亡，也有著極其重要之意義。

然而高加索之攻略，不是容易的事。德軍現對高加索之北部及中部，加以重壓，不過在攻擊產業上最重要之地區的南部上，高加索山脈之險峻，造成了最大的障礙。以近代裝備之軍隊，突破此山脈，雖不是根本不可能，然其為非常困難問題之一事，係軍事專家所一致公認。且蘇聯方面之黑海艦隊，現仍健在，還沒有喪失支配黑海的勢力。

德軍之高加索攻略，與蘇聯工業以深刻之打擊，誠係無疑，然德軍所佔領之油田，對戰爭能否立即有用，實無疑問。這由德蘇開戰以來之經過來看，甚為了然，因為紅軍於其撤退之時，對其資源及軍事設施等，均實行澈底的破壞。

(三) 與西亞及埃及之英國地位以重大之影響的要因之一，是大東亞戰爭之發展。由於大東亞戰爭，日本輝煌之戰果，英美在東亞的地位，根本傾覆，在印度洋上的支配，瀕於危殆。其結果，繞好望角，經由印度洋到達達達尼爾，紅海及東阿非利加之海岸的一條路，遂陷於難期其安全之狀態中。英國為防衛此路，曾實行了馬達加斯加之攻略，然其不能阻止日本對印度洋之攻擊，乃係明顯

之事實，地中海的路，為樞軸海空軍威會以來，好望角迂迴路，遂成為西亞及埃及與英美本國運務之唯一的航路。

印度洋瀕於危殆以來，英美遂努力於非洲之陸上輸送路的建設。其重要路線有兩個，一個是以多高爾或權支配下之法國西非杜阿拉為起點，經福羅特米，法斯爾，索他姆等地，到達紅海岸之馬薩維阿。一個是以開普敦為起點，經開尼亞，入蘇丹，與在索他姆之杜阿拉線交叉，而到達開羅。在這兩條路中間的比爾剛果，有數條在非洲是最佳的汽車路與約四、八〇〇米突之鐵路及距離二、八、〇〇〇米突可航行的水路，英美企圖在比爾剛果之發達的交通路線相連結，使非洲陸上之輸送的效率增進。

陸上之輸送，較諸於海上的能率低下，這是明顯的事實，英美被迫不得不以陸路代替印度洋路，實係不利。此事於埃及及戰局之發展，有重大之影響，確係不可否認者。不過在非洲的汽車的交通，比較其他地域是容易的，且正在支配這些地方的比爾剛果，是礦產及農產物極富庶的殖民地，最後再建設其所需要之輸送路，則將成為美國侵略維新政府支配下之西非殖民地之有力的出發點。現在已有美國遠征軍於利比亞及比爾剛果上陸的消息，總之，為應付埃及及戰局之發展，美國不能不拚命努力於確立於非洲之支配。

(四) 現在，世界上並沒有位於戰爭圈外的國家，而其動向有決定戰局之發展的影響的國家却不止

一個，不過與西亞、地中海及黑海方面之戰局有關聯的土耳其之動向，倒是頗堪重視。如衆所周知，土耳其自戰爭開始以來，努力維持其一貫之中立。因為歐洲戰爭發展爲德蘇戰，土耳其其由地理的關係，遂被夾於相戰之兩勢力間——土之西部國境，臨於德國勢力，北部及東部，靠近蘇聯，南部復迫於英國之勢力。特別是英國攻取了伊拉克，敘利亞及伊朗之結果，更增加了對土之壓力。由於最近德國之增加索及埃及作戰之進展，土耳其之立場，愈加困難。英美爲引誘土耳其之高加索其陣營，雖曾試行各種策動，均告失敗，然迄今仍未放棄其希望。美大總統羅斯福於九月初旬，曾派威爾基特使，訪問了土耳其，其目的當然是懷柔土耳其，這是不特言的。

土耳其首相沙拉克爾，於國民會議之演說中，強調了土耳其中立政策不變。土耳其是處於失掉中立性之瞬間，全賴土耳其立即成戰場的狀態中，所以土耳其盡力維持中立。高加索及埃及作戰進展之結果，在黑海之蘇聯及在地中海與西亞之英國的地位，遂告危急，因此，個個國對於土耳其的影響，亦行強化，不過在另一方面，代替英國地位的美國之勢力，更加努力於土耳其之聯絡工作，這是不可忽視的。

美國是正以武器貸與土耳其並以餉資策助着。實際上，並不限於土耳其，吾人如將美國對中立諸國之經濟的壓迫，與以過小之評價，那是最危險的事。

在法國的動態上，也不能不注意到美國的影響，美國以賴伐爾之復歸改組維希政府爲口實，發動對法國露骨之干涉。首先使英國攻馬達加斯加，繼之自己更向法領西印度諸島，伸其帝國主義之魔手。這是對西班牙戰爭以來，加勒比海制霸政策之發展。然法國對美國此種不法不理行爲，僅止於抗議。

最後，西班牙之最近動向，亦值注意。個個國之外相斯納爾之由第一線引退，與軍部勢力之向政府之發展，今後能將西班牙導入某方向，實係一種爲有礙之問題。吾人對於西班牙與葡萄牙之關係，葡萄牙與英國之關係，伊伯利亞半島與英美之經濟關係等，不可不與以深切注意。西班牙政府，固已屢次聲明了親個個政策，然其所以不敢立於個個方面而參戰者，主要的由其地理的關係與經濟的關係。

這些國家，停留於中立立場實在受了地理的關係與經濟關係的牽制。爲使此中立諸國積極協力於德國的先決條件，是解放其由英美蘇直接成間接所受的影響。

我們要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

我們要剷滅共匪肅正思想

第五次治運解說——生產基地的責任

第五次治運運動發動以來，已入於實踐的階段，所謂實踐者，當然係由軍政會民以「幹」的精神，勇往直前，不待外力之誘導，而自發的各個個人認清其責任，奔赴於各大目標，故此運動之四大目標，非僅係宣傳各個人，而實應每人均負起責任，實際相當推進本運動之工作，此次運動之展開，既非僅靠黨的宣傳的，則欲達到第二、第三、第四各目標，而修至底於一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是吾人勢非先明瞭華北今日所處之地位，不爲功也。

華北爲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發祥地，經過數年來，新生中國當局之努力，各種建設實有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之勢，因之現在之華北之已具有「交通便捷」、「物資充裕」、「治安穩固」之三大特點，因治安穩固而物資生產乃得以日趨於旺盛，更因交通之便捷，而使物資交流，得以圓滑，此均對於戰時之協力體制，有莫大之利益者也，今日之華北，因其具有上述之三大特點，而形成總力戰之中樞地位，尤其物質增產，能充分表現協力體制之威力。

華北在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之觀點上，既估如此重要之地位，既負有如許重大之責任，則如何以完成其使命，如何以不愧於其地位，殊殊有一檢討之價值也，生產基地之第一要點，即爲治安之確保，現在華北經過迭次之治安強化運動，已收顯著之效果，但華北爲防共第一線，終爲不容忽視之事實，故剷滅共匪，乃至肅正足以影響華北治安之不良思想乃爲必要。

足以滋擾地方之不穩因素，既已肅清，各地之治安既已確立，則物資增產計劃，乃能順利進行，而造成民豐物阜之樂土，秋收既穩，必然的將爲之流入匪區，以免影響民生之安定，而期待物價之低廉，物阜民豐，雖爲可喜之現象，但民風之偷惰，奢侈，不特足以減低生產能率，且能增高消費數量，爲斷傷生產基地元氣之大敵，而有痛加革除之必要。

總之，生產基地之華北，不特爲復興與中國之重心，亦爲完成大東亞建設之重要地區，關係至爲重大，簡括言之，欲完成其使命，以協力於大東亞戰爭之完途，實捨下列各大目標，更無他途，故吾人應——建設華北完成大東亞戰爭，剷滅共匪肅正思想，確保農產減低物價，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我們要確保農產減低物價

我們要革新生活安定民生

印度洋上興亡史話 (二)

·伊之·

自日本佔領緬甸，安達曼羣島，尼科巴羣島，馬來半島，麻六甲海峽，以及昭南島（新嘉坡）以來，英國在印度洋上之勢力遂一蹶不振，加之印度反英運動日益熾烈，英國在印度洋上之地位更趨危如累卵，溯自英國勢力之伸入印度洋，始於十七世紀初期，經數百年之獨立經營，而感滅於一朝一夕。其間興亡履歷之變遷，固屬歷歷可考。本文係就印度洋上各國爭奪之陳述及英國勢力之興替，加以綜述，而推陳出新，以爲東亞民族之警惕，藉以勉勵來茲。

在印度洋上英國主要航路之南方，在地理上之形勢與北方航線不同。在南方航線上，沒有廣大平坦的大陸，而海洋則伸展至南極的盡端。雖然如此，英國在南方航線上仍建造了優良的據點。由於英國之據有澳大利亞羣島，遂使其進入印度洋之南方門戶得以穩固。但是，自日本佔領東印度羣島，切斷澳大利亞與印度之間的聯絡以後，澳大利亞對於印度之重要性已完全喪失。

印度洋之西南部瀕臨非洲南部。非洲南部——尤其是開普敦——爲英國在西南部印度洋上勢力之支點。但是英屬南部非洲最近亦早經抗不安之狀。在四十年前，英國自荷蘭手中奪取荷屬南部非洲，併入英帝國之一部。荷蘭在該地之移民對於英國之統治屢示反抗。最近由於英國作戰失敗及印度反英運動之影響，南部非洲之反英空氣益趨濃厚。

目前東部非洲沿岸，除葡屬之摩贊比克島以外，皆在英人統治之下。自葡萄牙在摩贊比克之統治權漸漸衰頹以後，摩贊比克北部沿岸地方，已成爲阿拉伯屬桑給巴爾之一部，一切行政權皆操之於桑給巴爾政府之手。在十九世紀之末期，英、德、義三國分別非洲東部各地。在軍事上佔着重要地位的桑給巴爾遂成爲英國的附庸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獲得了德屬的東非洲，而在此大戰時，又獲得了義屬的索謀里蘭。索謀里蘭沿岸有良好的之港灣，爲蒙巴薩附近之基林迪尼港，爲非洲東部海岸良港之一；乞斯馬佳亦爲索謀里蘭之要港。

英國在印度洋西部所屬各島，在軍事及商業上之價值頗爲重要。馬達加斯加東方之英屬毛里西亞島的路易斯港，爲印度洋上最優良之港口。毛里西亞島之周圍爲珊瑚海礁，層層包圍，敵軍在此登陸至爲困難。毛里西亞島最初爲葡萄牙人所發現。在其被發現之時，島上尚無居民。該島曾一度爲荷蘭所強佔，一七一五年，法國復將該島奪取。當拿破崙戰爭時，法國在印度洋上所屬各島，大部分爲英國所獲得。毛里西亞島即於此時轉入英國之手。

毛里西亞島多颶風。此種颶風稱爲「毛里西亞颶風」。如無此種颶風，

毛里西亞島可稱爲人間的天堂。此外，毛里西亞島在過去曾發生過數次時疫。例如一八五四年死於霍亂的人有一萬七千名，一八六七年死於瘧疾的人有三萬名。居於該島的人民原爲法國人，因此，法語在該地至今猶甚爲普遍。在過去數十年間，各國移民會絡繹入居此島，其中尤以印度人爲最多。目前毛里西亞島上的居民，四分之三皆是印度人，故隨着印度本國反英運動之高漲，該島人民對英亦表示不滿。

在錫蘭島與羅特利奈茲島之間爲卡戈斯羣島。該島具有良好之港灣，周圍爲珊瑚海礁所包圍，僅可容納大船變通過。卡戈斯羣島原屬法國，現在則受毛里西亞島之統轄。該島在交通上之價值很大，爲開普敦與印度之間的一大航站。在卡戈斯島之北方爲蘇爾迪甫羣島，該島之行政權直轄於錫蘭，亦爲亞登島與印度洋東部，多額於具有斯威士斯羣島。該羣島爲九十餘小島所組成，其中最大者爲馬黑島，其最優良之港爲維多利亞港，該港即爲斯威士斯羣島之首都。當葡萄牙發現此島時，島上尚無居民，其後法國於一七四二年佔據該島。在拿破崙戰爭時，該島復入於英國之手。最初該島之行政權爲毛里西亞島所直轄，一九〇三年成爲英國之殖民地王國，二十世紀初年，英國將非洲之土王放逐於此島茲將英國在印度洋上所屬各島，及其面積，人口列表於下：

名稱	面積(方哩)	人口
南非聯邦	四七二,五五〇	九,六〇〇,〇〇〇
南非聯邦	三六〇,〇〇〇	五,一〇六,〇〇〇
唐剛尼卡	六四〇	一三八,〇〇〇
桑西巴爾	一一,四〇〇	三,三六六,〇〇〇
肯亞	一九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意屬索謀里蘭	六八,〇〇〇	三四四,〇〇〇
英屬索謀里蘭	九六九,六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〇
埃及	三三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北美的黑人問題

季哲

前次的大戰，使黑人受了不少激動，增了很多見聞，吸了不少經驗，因此思想亦漸脫舊殼，歷次激怒的人，演成黑白人的市街戰，雖一時的付與了多麼犧牲，但使黑人整個的地位，得以前進。這次的戰爭，將怎樣影響黑人的心理，如何的有關於黑人問題的將來實為富有興味，值到德目的問題。

北美的黑人問題，於兩種意義上，可以激發吾人的興趣。第一經由這個問題，可以窺見安格羅，撒克遜種白人對待黑人的態度；並可推知英美白人對一般有色人種的態度。這次大戰的推移，必然左右北美黑人的情緒，將此問題複雜化，還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現在印度民族對於英帝國主義要求自由獨立的鬥爭正酣；美帝國主義者正在努力於利用黑人的與物的資源於戰爭的目的之際，無疑的是更加重了評論黑人問題的意義。

北美合眾國，曾被稱為各種人種的集合所，他們隨着時日的推移，大多是被同化而變形為名實相符的美國人。但其中最難於同化的異種人，要算是東方人和黑人。對於東方人，如世所周知的，好以前已實行禁止入境，故其總數已大為減少，且只集結於局部，因而現在已不被視為問題了。然而合眾國的黑人，雖然生有難於洗除的黑色皮膚，但是事實上已成爲純粹的美國人了，其絕對數，約達一千三百萬人，約佔北美全人口的一成，散居美國本土各地，遇有機會，難免侵入社會的各組織階層。黑人和美洲的印第安人根本不同，北美的黑人絕不是萎縮衰退的人種。其生殖力旺盛，儘管遭受所有英美白人的迫害與冷

酷的特遇，但其實數與勢力，却日漸增進，於此就表現着黑人問題的重要性了。黑人於最初就是增強補給美國勞動力的主要分子。他們的祖先的大半，是從阿非利加的海岸地帶，被狩獵狂獸一般的手段所捕獲，驅以鐵鎖，用所謂奴隸船，於輾轉苦悶中，通過千波萬浪，被送到所謂新世界——合眾國南方都市的奴隸市場，如蒙薩之被買賣。為其末將多數的奴隸輸入於南部呢？因南部為烟草和棉花的主要耕作區，白人不適於炎日之下的勞働，所以導入黑人，驅使如牲畜。惡毒的榨取黑人的精力，以供多數南方白人，營着豪華奢侈如英國的貴族生活。建築於黑人的犧牲之上的樂園之中，突然起了狂風，這便是南北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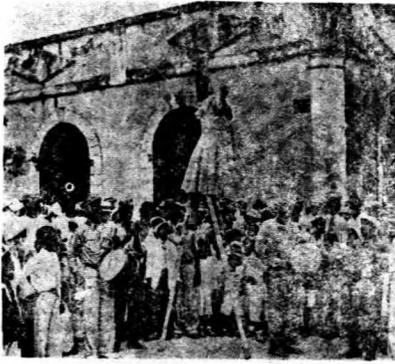
關於南北戰爭的原因，有種種不同的觀點；但以黑人問題為重心的時候，可以結論謂：此乃代表利用自由奴隸的農場利益的南方議員，及在與自己的休戚相關的戰爭中，黑人竟從屬於官軍與叛軍的雙方而從事征戰。甚且站在高喊奴隸

解放的北方方面之黑人，遠不如結在主張奴隸制度存續之南方方面人數多——這不消說是對於出征黑人以戰後自由解放的甘言為餌食的效果。戰爭的結果，北方勝利了。黑人的解放令於一八六三年發表。一八六五年，北美黑人，在憲法上遂與白人同樣享有美國市民權。

在嚴格的意義上說，北美黑人問題的開始發生，是在南北戰爭之後。那以前，可以說黑人和家畜一樣，沒有人格，由黑人沒有姓名，併用其所服役的主人的姓及父母或母親所給的名之事實，便可證明。

獲得美國市民權的黑人，於北方白人及政府的支持之下，行使投票權，遂代議士於國會，州會，勢之所至，頗有侵入白人世界的氣概。因而南方諸州的白人，組織名為K, K, K, K的暴力團，以脅迫或暗殺的手段，妨害黑人權力的行使。此暴力手段雖被彈壓，但唯即一方面，關於財產，理解力，祖先等等，非法的附加了對於黑人不

在驅鼓齊鳴中，衆黑人圍觀高聲的慶祝表演，這是黑人們在復活節日的慶祝



利的條款；另一方面，講求一切的恫嚇手段，實質的刺擊了黑人的投票。這對於住在南部以外的黑人，雖少影響，但黑人多半集結於南部諸州，苦於貧窮和迫害，投票權實為極重要的一件事，因此政治上的缺憾，及這種缺憾所及於權利上，生活上的影響，極為重大。美國對於國際政治上，提倡機會均等，門戶開放；派遣宣教師於世界各地，暗叫著人類救濟，而在其本土儼然存在着這種不平等的待遇，這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三

在政治上失勢的黑人，仕途被閉塞，團體行動被限制，有利的事業，均為白人所獨佔；住在富裕的世界，却過着窮困的生活。即使以如何優秀的成績，文官考試合格，但有色人要擔任官廳的官吏幾乎是不可能的，即能就職，亦難進級，適當的地位，是被封鎖了的。在美國最強大的勞動團體，大半婉拒絕黑人勞動者加入，或為黑人設獨立支部，隸屬於白人支部。又不採用黑人為組合員的學徒，以致黑人極難學得所希望的職業，團體生活的向上。只有不利的就職的機會對黑人開放。例如鐵工場的熔爐投炭作業，在炎熱的夏季前後，採用黑人，一到嚴寒時期，便無忌憚以白人來代替。工資，待遇，時間等，對黑人都有差別，隨時可僱用黑人，隨時也可以解僱。黑人的職業狀態，就是如此的不安定。因此黑人在都市所住的區域，是在貧民窟中，隣接著犯罪的巢窟。假令黑人幸而有財政的餘裕，也因了白人的社會的偏見，而被視為貧民窟中的人。

在南方的黑人農夫，也因蒙昧無知，力量薄弱，言動均聽命於白人地主，受着無限制的榨取。工資由地主自由的記入賬簿，農夫的必需品，無論大小，均由地主的店舖補給，黑人恰如農奴之被驅使。萬一黑人農夫敢有大胆的想查看白人地主的賬簿，或要求即時支給金錢的行爲，則農夫將立時遭受叱責，或被處以鞭打，放逐和槍殺等等私刑。恰如家犬似的領會適應白人之喜怒

而行動，或被愛撫，或遭踐踏，以白人的頭指為天命，絕望的甘於忍受，聊以糊口。這樣的，普通黑人無論在都市或在鄉村，經常的被積壓於經濟之下而過着悲慘的生活。如果一旦遭遇經濟的恐慌，或洪水等等的天災地變，則除了依賴公共的救濟而外，別無生路。

四

和貧窮同程度的苦着黑人的，是黑人的無教育。據一九三〇年的國勢調查，南方諸州，有



童兒的人黑，裏校學的堂嬰育的立美阿。洛查在
。器樂的們他着玩且並，歌嘯的地本們他着唱，

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二十六的人是文盲。以誇稱高度文明的北美，竟有如此高率的文盲，其原因不待說，是因為大多數的黑人得不到受教育的原故。在南部諸州，從小學以至大學，白人與黑人是各自在個別的校舍受教育，絕對沒有混合學習的機會。此二重制度，在所有的方面，均側重於白人，對於黑人，無非名義而已。白人始終是在豪華莊麗的校舍中求學，那學業中有周到的設備及以高額的薪金所聘的優秀教員，受業日數也頗多；反之，黑人學校，經費拮据的結果，教育程度

也低劣，黑人大學等，除極少數外，差不多的都是像白人的中學程度那樣。並且黑人學生，因為家庭的貧苦，常不得不缺席，因而成績不佳，遂至被斷定黑人的頭腦，發達到中學程度，即已不堪深造。南方諸州所支出的教育費，大體的說，對於白人學齡兒童與黑人學齡兒童的比率，為二對一以至五對一。在黑人佔多數的密修士比，雷加那，南克羅來那等地尤其甚。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政治機構。

南方白人介意黑人教育的理由，只因和從前一樣的視黑人為奴隸，以為教育費等不過是浪費而已。頑固的確信着黑人是為服事白人而產生的，所以如與白人同樣受教育，以圖立身出世等等，乃是悖反天理的事，於是不得不公然說，教育之於白人可以致福，於黑人則反可以為禍。企圖以自由平等的思想普及於天下的北美人，却想將同胞的黑人，依然封蔽於奴隸的地位；因此無論何時，總以白人的利益和安定為中心，只將黑人當作工具來使用，即使從黑人徵收特別的人頭稅，却還將義務教育費削減到最小限度。並且白人政治家認定此種方法為對抗有色人種的最好方法，這不僅是在美國人，即在印度，馬來，阿非利加等五屬領殖民地的英人間，亦是更徹底的表現着。

五

漠視黑人的政治，經濟及教育的英美白人，更在社會關係上予以差別的待遇。在南部諸州，黑人雖和白人同樣的化錢買票，却只能在車站的一隅，污穢的候車室裏休息，被裝運狹窄苦悶的車輛；反之，白人却在清潔的候車室，佔有座位，並悠然的坐上絕不擁擠的車輛。飯館，劇場，旅店等，一切白人的設備；為黑人絕難侵入的領域。更可驚的事實是：即使在法院，也將黑白人，各別收容，其住室，設備，飲食，服務規則等，均厚待白人。裁判當然是不偏不羈，應該公平的制度，但貧窮的黑人，不但不能得到辯護士的助力



怎樣發展兒童團

恽 恂

救我們第二代國民精神上的飢渴吧！

我們說到第二代的國民教育問題時，有許多人感到一代不如一代，兒童的程度漸次低落了。凡是從事於教育界的朋友們，直接間接都會感到不荒廢兒童求知的機會，和救濟知識水平低落這些問題起見，當然，要關聯到教師的教學效率問題，教師的再教育問題，師資的檢討，教學方法的科學研究，學制問題，教材問題，課程編制問題……等，這絕不是說說就算完了的問題，在各方面都有其相關的因子。同時，對於學生的評判與測驗，也需要一些科學的根據，絕不能信口雌黃，不過，這種研究起來，範圍未免牽涉太廣，假如說了辦不到，還不如先從小的部分來談，求其必行，收效或許還可以急切一些吧？

那末，我們暫先拋開以上的各種問題，從兒童本身的修習上來檢討一下吧。現時兒童在學期間所求得的一切知識，都是從課本上得來的，但課本上所涉及的範圍，又是泛而空的結構，只在這一點入門知識上轉圈子，距離豐富知識的途徑，還遠得很呢。即使指導得法，也談不到知識的豐富，指導不得法，其惡影響當然更不難想見了。在這種情形下，似應鼓舞起兒童自學的興趣和能力，把學得的求知工具，利用到圖裏去，再發展個人所好的天才，去充實，去探討，再進而去研究，然後才能談到學識的日有進益。否則，求其日進，不只是空談嗎？

既然圖在教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那末，儘可以增設圖吧？事實上，却又不是這末簡單的事

。普通圖只合於成人的一般閱覽，專門圖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利用，在學校裏所需要的，却是學校用的，大中小學的學生，需求懸殊，當然，不能相提並論。我們既談兒童的求知問題，當然要設法圖創兒童團，使兒童在課餘儘量去參考或補充其學識，這兒的書籍，當然，完全是合乎兒童的程度，需求，能力和興趣的兒童讀物，絕不是成人的讀物。

但，事實上，從事變以後，所有小學的兒童團，完全取消，即使恢復，也為了種種原因，而失去其健全與適合性了，當然，還是無可厚非的。不過，現時教育已走上整頓之途，各小學

從前的醫生，多半是讀書人改業的，所以又謂之「儒醫」，而這些讀書人，又是得志齊國，不得志才醫人的，所以他們的醫術，稱得起是「醫乃仁術」，而門口的牌匾，也無妨高懸「功同良相」，他們的行醫是副業，是為「濟世活人」，然而到了現在，也許是時代不同，環境有異，他們既為生活而行醫，目的在於金錢，當然手段上，就不能不有所差別了，所謂醫識幾味藥名，就是中醫，會打六〇六，就是西醫，這樣不學無術的醫生，我們在不敢說現在就沒有，這種醫中的害羣之馬，人中的敗類，祇圖私利，不顧民命，取縮之餘，的確仍該與以相當制裁，不過，現在真能治病救命的好醫生，依然所在尚多，——但是這些話，且先不必提起，單說現在做醫生的，有六個字的秘訣，這六字真言，就是他們求名奪利的法寶。

現代醫生的秘訣

——是「架、吓、罵、吹、堆、推」

五 文

似應儘量依照下列各原則來恢復兒童團，以增進兒童求知的興趣，並充實其學識：(1)購置政府允許發行的各種兒童讀物。(2)和省縣市政府局取得聯繫，協助購置大批新的兒童讀物。(3)由辦公費中提出一部分圖書費，另外再由學生分期分攤一部分圖書費，以便充實圖書。(4)獎勵兒童或家長，或地方知名之士的捐贈或借閱。(5)任編考察讀物的內容。(6)多量購置合乎教育原理，時代需要，與科學思想的讀物。(7)絕對剔除神怪鬼狐、武俠劍仙一流的低級趣味的小人書。(8)剔除海盜海盜的讀物。(9)鼓勵兒童充分閱讀和利用。

因為學校在經費上是受着相當限制的，尤其是在現代的物價高昂時期，書價也高出了兩三倍，當然不易購置多量的圖書。所以，在學校團之外，省縣市公立的兒童團尤應特別設立，以多量的經費，予以充實的購置，並應以大量的圖書，分批充作巡迴書籍，在縣市各學區各小學內巡迴閱讀。凡學校團不能購置的，或無力購置的，概由公立兒童團購置備閱。此種辦法，對於經費困難，設備簡陋的學校，利益最大。在原則上該項兒童團應依照下列情形設立：(一)縣裏每學



子說胖話，李太太雖然早晨吃的是乾幹餛飩餅，身上穿的是剛從某交際花處借來的，但是也要糊着臉說豬肉不好買，燒鴨子雞翅都吃膩了。等到坐席的時候，男客席上沒等誰都坐下，然後是猜拳行令，狼吞虎嚥，吃的是一乾二淨，真對的住老肚，再看女客這邊兒，讓坐的時間至少得費半個鐘點，好不容易入了坐，主人讓一點兒，舉個筷子，隨便和鄰座閑談，好像吃飽一點兒沒在內；珍饈海味平常都吃膩了，這點點點點還在眼裏；明明看着大碗菜，又新鮮，又甜美，饒滋欲垂，寧可往碟子裏嚼，也不許動筷子，結果很好好的菜白白糟蹋了，花費主人許多錢，女客人却戴着肚皮回家吃點心。受罪的飯吃過了，然後牌桌支起來了，四位女性開始千八百的竹戰，毫不吝惜的把丈夫用血汗掙來的錢輸進別人的荷包，樂了一羣女孩，完事可以分到十塊二十的一頭兒錢。真的，姊妹們我們不能把眼光放在女學生身上，因為女學生還不致於有這些劣點，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了這些劣作的女性，因為她們所佔的數量并不在少數，何況我們還有防備她們把這種惡習傳染給新女性之責呢！

由於女性的情感豐富，理智脆弱，遇事常常是一笑了之，有人說：男性的眼淚往肚裏嚥，女性的眼淚往手帕上灑。仔細想想這話實在是不假。女人的眼淚一出來，凡事不解也就自解了，可是這只能用在家庭裏，社交上，若是政治舞台上也能應用眼淚來解決大事的話，那麼所謂的政治舞台，也就成了戲劇舞台了！再下流的是尋死覓活，不是真正打算自殺，這是以自殺為口號，以嚇人為手段，以達到自己所要求的目的為結果，原因就是由於眼光小，小得只看見了自己，她不管別人是否能忍受這種手段，結果事情反被這種手段弄糟了，關於自己的事情還不要緊，因為她所妨礙的還不是大家，若是辦國家大事，決不是細事細察的哭鬧便可以辦清楚的。

在衣飾方面，普通女性的衣飾的確是所費無幾，比較男性的西服革履的價值並不昂貴，不過

是太零碎；頭、腦、體和足均須打扮修飾，所費的時間既多，而行動也不方便，至於一般豪華的太太小姐們的金錢也不在少數，衣服還沒有過時，其衣飾所費的金錢也不在少數，衣服還沒有過時，只是多穿了一兩次，便不再穿了，至於脂粉飾物亦必特別講究。整日出入交際場所，這種女性我不忍多說了。

一般人認爲女性的能力不足，我絕對否認這句話是對的，有的女性不僅是能力足夠應用，且能吃苦耐勞，既然女性能力充足，但又爲什麼女性並沒作出大舉來呢？這個原因是由於女性的責任心小，每遇應盡力而去的風頭的任事不的搶着幹入至於那些爲出風頭而去風頭的任事不

自己的事，沒有助人的熱心，常以幸災樂禍眼光看別人，以顯示自己地位，環境的優越，絕不肯幫助別人成功一件事，嫉妬心特別大，常是氣人，笑人無！在女性這個圈子裏，是每個個體形成一個圈子，彼此沒有聯絡，散漫已極，絕不像男性有多少義氣的朋友。今天和此人好了，明天又和彼人臭了，很少有許多很好的朋友，現在不要說男女社交未真正公開，就是女性在自己圈子裏也沒有正常的交接。看若是在學校時三三兩兩的女同學在一起，像是很要好，但是走出學校門，立刻友誼也隨之而消滅。就不可能携起手來，把女性的堡壘建築起來，作一番偉大的事業，反而常常

爲輕浮男性所利用，而互相殘殺。

一般人認爲女性虛榮心大，我認爲男性虛榮心也不小，所異者：男性要求名利雙收，是不惜力的前進攫取，是以自己的力量換來自己的名利，女性的虛榮心是爲了享受，是借力的攫取，是倚靠他人的供給而享受。假使女性遇事負責，也不惜力的去換取自己的名利，那麼和男性還有什麼差別！

綜合以上女性的種種劣點；當然這許多劣點在男性裏也不是看不到，不過這不是普遍的現象。可見女性之不能走上政治舞台，不是無因的，任何人具有以上任何一個劣點，便不配作一個偉大政治家，可憐這些劣點竟成爲女性的普遍現象，不要說是治外，就是治內，家庭之中也不免雞吵鴨鬥！

有人一定要說：你不是女性？我的回答：是的，我是很殘忍的把女性的劣點揭露出來，爲了整個女性的生活向上，我不得不忍痛的寫出這篇東西，我知道女性若仍保存這種劣點，空喊着男女自由平等，我相信再有千百年也不會實現真正的男女自由平等，唯有革新我們舊有的劣點，我們的生活才會向上！

過渡時期的婦女們，是沒福可安享一切的，只有不惜力的去創設一切，所以我們只有忍耐艱辛勞苦，改正種種劣點，即使不能走上政治舞台，但是我們也要作偉大的女性。

◇內容豐富

◇文字雋永

本報合訂本第七號出版！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七號自三十一年七月一日起至九月止，共計二十七期。收皮式式裝，每冊定價銀五元四角，外埠另加郵費二角三分，本日起開始發售。

何見何非

宇宙根源的研究與靈魂不滅的再檢討

王宗意

過去的本刊上曾有過鬼神有無問題的討論，我當時曾以「王水」的署名寫了一篇「關於鬼神問題論戰之我見」在國民雜誌上響應，但是，那只是一篇隨筆，在理論體系上未免覺得有些籠統，本想以謙嚴的稿客觀立場再來重寫一下，可是那時這個問題業經中止討論，遂又把這個念頭擱置起來，最近，古金先生又提到了這一件事，同時更表示希望讀者再擬新討論題，據我想，鬼神問題，雖算暫時告一段落，其實我們所解決過的問題，只不過「鬼神問題」中的一個（靈魂不滅問題）而已，至於其他如有神無神的問題，絲毫沒有說及，很多人把神和鬼看成一種事物，這是錯的，鬼是人死後的靈魂，神是天堂中的上帝，如何能混而為一呢？所以在這裏，我們所要補充一下的是：鬼的有無問題的總檢討和神的有無問題的新發端，前者是過去鬼神論戰的一筆總帳，後者則是我們所要提出的新問題。

(一)靈魂往何處去？——即是鬼的有無問題，換言之，我們過去所討論的鬼神問題，始終未曾出過這個範圍，在這個論點之下，依了原題意的範疇，自然便發生了對立的兩派，即是「有鬼論和無鬼論」，那是自發的，無鬼論始終是占著優勢的，但是，其中尚有一件遺憾，就是各個無鬼論者的論斷，都同樣的缺乏著邏輯系統，都未能把這些根據點綜合起來，所以我們在這裏，便要把這一次筆戰的結果，歸納成通則，以總括的判定了這次會戰的是非。

許多有鬼論者常以：「沒有看見過鬼不能就說是有鬼」的論理根據來制壓無鬼論，其實，反過來說：「沒有看見過鬼又怎能證明有鬼呢？」平常在科學上，欲要證明一件事物的存在與否，必須經過三個步驟：
 (a)觀察——即直接證明，如蘋果可以直接認知它的存在。
 (b)實驗——即間接證明，如空氣可以以工具察知它的存在。
 (c)推理——即邏輯證明，如「以太」可以理性推知它的存在。
 無論什麼事物，觀察而不得其形，就必須求之於實驗，實驗如仍不能見，則知感覺不足查知其存在與否，於是訴諸推理，若論理上推斷結果仍為不可能，則無論如何這件事情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現在試以鬼的問題代入之：
 鬼的不可以目見，為不變的事實，自無疑議，關於詐屍，是物理的現象，白晝見鬼是心理的現象，鬼魂附體是病理的現象，這些都不足以為鬼之存在的證據，而且早已為米景君駁斥無遺了。

那麼鬼是否可以試驗證明呢？許多所謂靈學家曾經作出許多成功的試驗，居然能哄騙了許多人，但結果被前北大教授陳大齊(百年)先生揭穿他們的內幕——陳先生的名著「迷信與心理」可以參看，便知底細。
 最後，我們只好求之於論理，但是晚近哲學上的二元論業已被一元論踏得粉碎，在今日說來，人的一切意識作用，只是物質(身體)所產生出來的一種能力，笛卡兒，康德諸哲所主張的靈魂肉體各自獨立之說，早已為達爾文黑爾爾諸先輩推翻，那麼，所謂「人死如燈滅」的成語，似乎已成了科學上的鐵案，更不能容靈魂不滅之說置喙其間了。
 一般地說來，鬼的不存在已無疑議，這不獨我們「何是非」的議論結果是如此，就是近世生物學研究的極致，對於靈魂之謎也都深深地這樣承認著。

(二)宇宙是誰造的？——即是神的有無問題，我們要知道神與鬼是不同範疇的，神是指宇宙的真宰而言，鬼則是指人死後的靈魂而言，神的問題在形而上學上實佔著重要的位置，在科學未能解決宇宙之根源之先，神的問題實無法斷定絕對的是非，我們試問：究竟有沒有上帝？假如沒有，則宇宙又是從那裏來的？這樣一個「造物主」的大疑問，宗教在現今所以不致於消滅也就是為了這個護身符，這一個更有價值的疑問，我們何妨共同來討論一下呢？
 大凡在神的問題中，可以分做三個小問題：
 (a)一神論與多神論的對立——即創造世界的

獻給志成中學的幾點意見

·白諫·

由於北京市各中等學校過去的幾次會考，和聯運會所表現的成績，我們認識了志成中學是個表現成績的好角色，所以我們對於志成中學除了信仰欽慕外，而且時刻關懷着她的前途。祝禱着描永遠開着燦爛之花，度着黃金時代，高坐在中等教育界的王位上。這不僅是那一千六百多個虛心好學的青年的幸福，簡直是中國教育界的福音，因為如此龐大的中學。在中國還是無數的個體。但是怎麼好的學校也不免有一些缺點，這缺點便是她的美中不足，甚至以防礙她的發展，也未可知。因為筆者愛護志成中學的一份子，所以直率的向志成當局提出幾點意見，並且期待着暑假後採納與實行。

一、學校圖書館開放問題——最近有位志成初中畢業的學生向我說，他在志成三年以來，不曾見過志成的圖書館，原因是圖書館在北院，北院是志成女校，男生在南院，也雖有三四間小書櫃，但大批的書籍還在女校，學校為劃清男女界線起見，不但不開放圖書館，並且不宣佈志成有圖書館，借書的時候比上北京圖書館還要難上幾十倍，請求級任先簽字，給圖書館管理員說好聽的，呈上借書證與請書，等上十六八日賜下一個條子，上書此書遺失。或正在尋找中。偶然倖存借到了，「不許携出室外」(此處所謂室是閱報室，也是生物實驗室，或勉強的說是圖書室。)再請求，上呈，說好聽的才許將書帶出室外閱讀，不到三天，又一個條子「速將××書交回。」學生們提起課外閱讀就頭痛，圖書管理員若借書的就起無名之火，校長既管收圖書費，不購新書，所以學生們對於課外閱讀能力非常低下，只知道課本，不知課外還有書籍，學校是實業地，將諸大的圖書語把持少數的女同學手中，男生不得染指。在「吾友」何是非「版上討論男女同校的問題」文章中，我們已經知道了男女出的神秘，純係人們的錯誤觀念所造成的，我相信男同學到女校圖書館去看書，絕不會進入女生宿舍去胡作非為。再說那圖書館也不是女校時，只不過是地址的關係而已。若祇為了地址在女校而不讓男生到圖書館借書，這種理由似乎不能成立，男生交圖書費，供給女生看書，這也未免有點過於尊重女權了。

二、文科科並重問題——我們早知道志成中學是個偏重於理科的學校，也有相當的好成績表現過，但是經過一次北京市的國文甄別試驗，我們知道志成的國文程度是遠不如理科的，又在該校各年級的國文試驗成績上，更證明這是校學辦教育的一種錯誤。注重理科固然是好，然而為「說在文理未分科以前。」是求平均的發展，就說是能造就出一個科學家也必須有充實的國文根基不行。假如學校方面，對於文科亦如同理科那麼同樣的重視，我想他日的志成，一定史會有驚人的成績表現出來。

三、課外運動問題——綜合近一年來的運動場上的收穫，我們知道志成的運動界是每況愈下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對體育的漠不關心，對學生的課外運動，更不加注意。就是有些同學想在課外玩玩球，亦非自備球不可。學校的兩三個球，整天的裝在保險櫃內，除了上體育用外，決不出借，有時每班週能輪看一次課外運動，究竟那是實在可憐的事，到了運動會臨頭的時候，他們會及命的練習。所以要想充實學生的學業，必須鍛鍊學生們的身心，課外運動當然是不能漠視的。

四、宿舍及飲食問題——宿舍的整齊清潔固然有賴於學生的勤怠，然而學校方面祇顧每學期每人收二十二元宿費，而絲毫不加以衛生的設施，也是說不下去的事。克苦勤勞是學生應有的精神，然而有書健康，也是學生們所不能忍受的事。如飲水不開，尿桶亂放，室內牆壁不潔，空氣污濁，不鋪帆布，每小時強迫住七八個學生，有的睡覺不能伸腿，有的頭對腳，空氣如何能好，上自習更能感到莫大困難。至於飲食問題雖經過學生敬虔的請求改善，終未成功，這位鄉鎮的訓育主任竟說一不二的，可是我什麼也顧着學生健康，你想他們一天從早到晚碌碌不息，能不需要充分的營養嗎，雞鴨魚肉固然談不到，至少他們也得一天吃兩頓飽飯，若單憑一年到底的兩碗二米飯，定會違害學生健康的。每當開飯的時候，學生們愁着進去，看着飯又愁着出來，上小館，吃零嘴，錢沒少花，身體也得不着益處，弄得兩不歸本，所以希望學校當局，宿舍方面要與學生協力工作，不要那散漫的，小店式的宿舍，要多注重學生的健康。飲食方面，最好多少深用點學生的意見，因為那是學生炊委會，飯長決不能做獨有的傀儡，和同學們的怨家。

以上所述，具備實情，想志成當局，決不怪筆者多言而加罪焉。

在這三個問題中，(a)(b)都是被(c)所決定的，所以當先的問題，就是有神無神問題，自十九世紀以來，因了科學的突飛猛進，無神論佔有極大的優勢，同時唯物論的狂潮，更助長了他們的勢力，於是神論幾至於完全覆滅，唯物論者一向是武斷獨斷的，在表面上，雖是在白熱化，而他們的內部却隱藏着絕大的矛盾，就以無神論來說吧！

無神論者說：「宇宙不是神造的，因為什麼呢？如果說神造了宇宙，則神又是誰造的呢？在表面上說，這句話實可置有神論於死地，但是

依這個前提來推衍到宇宙的根源，自然要落到「宇宙是自然有的」的結論上去，換言之，即宇宙是由「無」而一變而成「有」的，不過根據科學上的「物質不滅」和「能力不滅」等原則來說，「無」決不會有「互為因果，則無神論豈不是顯然有這樣一個大裂痕嗎？

本來神只是論理上的一個假定，並不是具體的，質言之，神決不會是人，也決不能是物，神是一種超精神而又超物質的抽象名詞，因為宇宙的因素推來推去了最後，必有一個是自因的，這自因的即是所謂神，如我們把萬物由分子而原

子而電子，推到最後，可以知道物質是能力構成的，換言之，即萬物莫不依陰陽二電互相擊撞摩擦而存在的，然則物質豈不是電的作用的產物嗎？好了！我們現在便可以假定這種構成物質的「力」，便是我們世界的真宰，我給祂不青承認無神，但我却不是一个宗教的信徒，我不願意人們再用創世紀來束縛二十世紀的科學異端，我很希望為宗教佈道，同時也不希望給唯物論作宣傳人。

My Friend

A love story
By H. E. Bates

Christina Verney was seventeen when I fell in love with her. She used to live in those days with her parents at a small white dairy shaded by a tall, green sycamore that grew in the churchyard, and we used to go on long walks together to take butter to outlying cottages. She was a small demure, delicate creature. She reminded me of a primrose, and she was so shy that for a long time I hesitated to tell her what I felt for her.

One warm, blue afternoon in July we took two baskets and walked over a stretch of meadow-land and through a wood to a solitary house beyond, where we were to buy cherries for her mother.

The whole world was hot and still. A few frightened blackbirds rose screeching from the cherry trees, as Christina ran into the garden, I followed slowly with the white baskets hanging backwards a little, wondering whom we were going to see.

She spoke to someone and then disappeared, while I waited in the drowsy garden, thinking of her.

Presently she reappeared and called to me:

"Come in! Don't be shy!"

And simultaneously an unknown masculine voice, old and croaking, repeated:

"Yes, come in, young man, come in!"

I entered the house through the low door-way and passed into a tiny room beyond.

There, in one corner, his head resting on a window-ledge set out prettily with pink and white geraniums and a solitary rich blue gloxinia, an old man was sitting. He nodded, smiled, held out his hand, and as I shook it, called out in a heavy, guttural voice:

"Mary Ann! Mary! Ann! Fanny's girl comes for her cherries!"

There was a brief silence, during which I gazed at Christina again.

But suddenly through a door behind her, I saw a woman appear. She came noiselessly, thin, frail, yellow-skinned, dressed all in black, except for a silver brooch at her throat.

"Cherries!" she broke out, a little fearfully.

"You've come for the cherries? But not this afternoon. You don't mean to take them away? We've none gathered. Won't you leave your basket and come again?"

"Tomorrow?" we suggested.

"Tomorrow's Sunday? Yes, tomorrow."

As if something were on her mind, she kept looking at each of us in turn, and I knew she was ching to speak. At last she managed to whisper:

"It would have been different if Elijah had been here. You see, Saturday afternoon he'd have been free, and up the trees before you could speak."

I nodded. Immediately, as if in response to this gesture, she ran into the other room.

(To be continued.)

愛的故事
燕之譯

當我初戀愛克莉絲蒂娜·菲爾妮的那年，她正是十七歲。那時她和她父母住在一間被一種生長在教堂墓地裏高而綠的大橡樹所遮蔭着的白色小牛奶棚裏，我們常常一同走着很長的路，把奶油送到遠處的村舍裏去。她是一位矮小拘謹而柔美的人兒。人見了她會立刻聯想起櫻草花來，而且她是那樣的嬌羞，至使我躊躇良久始敢告訴她我心裏對她而發的情感。

七月裏一個熱熱晴朗的下午，我們提了兩支籃子走過一片草地，又穿過一座樹林到林後一個幽靜的屋舍裏去給她母親購買櫻桃。

整個的世界都炎熱而靜悄，當克莉絲蒂娜跑進花園時，幾隻受驚的鳥鴉從櫻桃樹上叫着飛起。我提着白色的籃子慢慢地跟隨着，稍稍落後幾步，心裏疑慮着不知將與何等人見面。

她對不知是誰說了幾句話便不見了，留下我等候在那座悶倦的花園裏，心裏愈念着她。

頃刻她又出現並對我說道：

『請進來！不要害羞！』

接着是一聲不熟悉的老年粗的男子語音重複說道：

『是的，請進，年青人請進！』

我經過低矮的門口走進屋舍，又跨進裏面的一間小室。

那邊，一位老者正坐在牆角裏，他的頭靠在用粉紅色與白色天竺葵和一棵幽靜茂盛的大岩桐所裝飾得優美的窗臺上。他點點頭，微笑着，伸出手來，而當我用手握它的時候，他用一種沉重的喉音喊道：

『瑪麗，安！瑪麗安！芳妮的姑娘取櫻桃來了！』

暫時非常沉靜，在這時候我又注視克莉絲蒂娜。

但是我忽然從她身後的門中看見一位婦人出現，她悄悄地走來，枯瘦、脆弱、皮膚透著黃，除了喉項間佩戴着一根銀針外，全身都是黑色的衣飾。

『櫻桃！』她吐出話來，帶點鬆懈之狀，『你取櫻桃來了嗎？今天下午可是不行，你並不打算今天帶去吧？我們還沒摘來呢，你願不願把籃子留下而再來一次呢？』

『明天吧？』我們提議。

『明天是禮拜？是的，明天吧！』

她心中好似有事，繼續輪流地看着我們，於是我知她有件難言的苦衷要想說出，終於她勉強地低聲說出了！

『假如若阿利東在這裏，就不會這樣了，你們知道，禮拜六下午他本可以有閒暇的，並且不等你說話就會立刻爬上樹去。』

我點了點頭，她好似應答我的表情一般，立刻跑進另一間屋子裏去了。(未完)

【註】 Hanging backwards 徘徊不前； called to me 招喚我； an unknown masculine voice 一個不熟悉的男子的語聲； he'd have been free = he would have been free 他本可以有閒暇的，free 是身子自由不受事務的攔絆(譯者註)。



南海的故事

· 傅春 ·

夜充滿了香蘭果的氣息和無盡的波浪敲打着礁石的聲響。遠遠地，在幽深的樹叢裏，迴蕩着一個女子的歌聲。

潮已落了，從來蒸屋子的椰裏，望過星星閃閃的鹹水湖，有移動着光亮，是捕魚人夜的火把呢。潮已落了，從來蒸屋子的椰裏，望過星星閃閃的鹹水湖，有移動着光亮，是捕魚人夜的火把呢。

「你呢！」我反問他：「你相信鬼嗎？」

「我還是相信的。」他回答我：「因為除了些太文明人也說他們不信外，世上大部分人都說有鬼的。在波里尼亞亞羣島，在密克羅尼亞亞羣島，在愛爾蘭，在中國，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真信鬼的人。」

漸漸我們又談到土人的禁律 (Tabu) 忽然萊恭笑起來，我就問他，他說：「真可笑，我們談鬼，又講起來禁律，你知道我剛才爲什麼問你信鬼嗎？我本來想告訴你一個鬼的故事。」於是開始說：

差不多是五十年前了，當南海還把握在海盜的手裏，麥露才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他是富迦利亞國王的兒子，一塊面積如同食碟大小的王國。富迦利亞是一個珊瑚環繞着的小島，海圍抱着，海浸着。是危險羣島之一。

那裏，潮流錯錯地流着，風無休止地吼着。海船很少停在這裏，麥露直活到二十歲時，才只看見三隻海船。

有一隻西班牙船，一次駛進島來，那時他七歲。他彷彿還記得那船的面色，灼眼的灼爛，却帶有夢魘的色彩，是一隻裝有上檣帆的大縱帆船，在那裏停泊了一星期來修理，海水就一直迴響着那龐大的影子。圍着紅頭巾的水手爬上岸來，東一處西一處跑着，說是尋求水，却瞭了一甲板撿來的椰子與乾果，又戲辱島上的女人。離岸時，響了一排銅槍，結果在白色的沙灘上躺下了二十多個死了或受了傷的土民。

那是一隻西班牙船，又來了一隻捕鯊船，拿走了些需要的東西外，又新卸了許多樹當燃料，遺留下不能遺忘的氣味。最後，當麥露十八歲時，某個黎明，潛來了一隻破舊的小二檣船。停泊在海水裏，這破船像一隻癩狗，和先前來的那兩隻漂亮的船一點也不一樣。只取了點水和

關於「蕩蘿葉子」

· 葉爾 ·

本報第二卷第八十一期文欄裏「蕩蘿葉子」一文刊出後，接讀讀者來函稱該文與奧亨利所著「最後的一葉」內容相彷彿，似有抄襲之嫌，當即將該報有關轉載葉女士，令得其答覆分別刊載如下：

看過「蕩蘿葉子」後，我忽然想起了奧亨利 (O. Henry) 的「最後的一葉」——一篇短篇小說，覺得很有研究的價值，現在先讓我把我這篇小說的梗概寫在下面：

「在一座三樓的頂上，住着秀和若安娜兩位畫家，因為偶然在一家食店的飯桌上發現了他們在藝術上的趣味很相投，於是就成立了共同畫室。

秋天裏若安娜病倒了，是很重的肺炎。

一天醫生告訴秀：

「我們只能說她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可是這最後的希望還得她自己靈活才行。」

秀急得哭了，但是不久却拿着畫板吹着口哨走進若安娜的房裏。

苦安娜臉向着窗牖着，凝視着窗外，唸着數目，倒數着。

「十二」數數，隔了一會「十一」，接着「十」

「九」再就是「八」和「七」差不多一起說出。窗外有什麼呢？在二十步外有座矮牆，一枝老葛藤爬到半中腰來；冷的秋風，一片片的把牆的葉子吹落。

「數什麼，親愛的？」秀問。

「蕩蘿葉子，前幾天還有十隻，現在只有幾片了，當那最後的一葉落了時，我也一定死了，我願意隨那片可憐的蕩蘿，慢慢的落下去。」

秀帶着抑鬱去看樓下的畫家老相愛。他六十多了，是藝術的落伍者；四十年來，他沒有畫出他時時想畫出的傑作。空白的畫布張在畫架上，置在他屋中的角落裏，等待接受傑作的筆。

一些蔬菜，就在一個黃昏裏，隨着退潮安安靜靜地離開了這海島。可是她也留下點東西——一個小匣子。於是全島就被這小匣子給刷淨了，包括富邁利帝王和他的一百五十多個臣民。

留下的只有十一個人，國王的兒子麥露也沒有死，還有三個寡婦，丈夫是早已患天花死了的。其餘的都是男人。

麥露還沒有結婚，按照他們的法律，他有權把那三個寡婦人據為己有，可是他那時的思想似乎只被愛麗給籠罩了。他沒有想及這個。於是那些男人便爲這三個女子殺戮起來，剩下三個沒有死的，和他們的目的物結了婚。

麥露現在被遺棄了，因爲他不兇殘，他不爲女人而殺戮別人，他已不配爲他們的王。

像一株挺直的棕櫚樹，麥露，有一對食的黑眼睛，溫柔的如同一個巫幻者，他在那幾個同伴裏絕對像一個異族人。

他孤獨地活下去。有時，夕陽塗紅了海岸，他彷彿看見他舊時臣民的魂靈在海岸上漫漶着。幾次，他聽到他父親吐責他的聲音，婉如生時。

那老人死時，他並未參加葬禮，並未接觸死者的屍體，因爲那是一種禁忌，他不能破壞地，雖然他是那麼愛他的父親，可是那戒律却堅強地阻撓了他的意志。

他活下去，孤獨地。

幾個星期後，又來了一隻船，一隻小型的三桅帆船，當將所有值得拿的東西——椰子，香蕉，椰取走後，他們將海島上的四個男子綁上了船。船駛走了，三個女人在海岸上無望地號泣着。

麥露，站在船欄上，望着遼遠的海島——白的浪花擊打着紅色的珊瑚；幾隻海鷗在海面上迴蕩着；淡藍寶石色的天空，好像被龐大的棕櫚葉子所支撐着。他聽到海水護風吹打着的汨汨的聲音。他站在那裏，一絲不動。直到那故鄉只剩了一點點點，又被濤浪所掩沒的時候。

他並未感到大的哀愁。他的思想被引到了一些事物所吸引了，那巨大的舵輪，一會被水手轉向這方面，一會轉向那方面；他好像一個小孩看見一件新鮮的玩具是的，驚奇地注視着。還有那絞繩的輪軸，航海的羅盤，一切都給與他一種不可形容的迷誘。他好奇地欣賞着這些東西，雖然不時挨到水手的吐責。

一天，水手們忽然無理由地扯下了帆。幾點鐘後，海水像牆一樣地昇起來，他們爲旋風所攫獲着。風吹去了帆，吹去了欄干，吹去了一切東西。船像一個妖怪在海裏舞蹈着，最後，輪全身化成了碎片。

麥露緊抱着一個船門，他沒有死，因爲他在沒學會走路以前就學會了游泳，而且在水手們下帆時，他吃了許多餅乾，雖然當時的風很兇他去他手中食物的危險。他隨着海浪漂浮着。

旋風過去後是無比的平靜，一種平靜很能使一個沒有經驗的人變瘋了。海像死了，安靜着，玻璃樣地平。日光刺目的閃耀着。地平線雖然那麼遙遠，却清晰地顯出來。在這綠綠色水晶似的海面上。船板負着麥露順着海流滑下去。

白日消逝了，跟着是黑夜。兩整日閒這種各航行繼續着。於是他看見一隻帆船——一個獨木舟，像一隻棕色的翼衝破了貝殼色的天空，那船駛近了。

獨木舟上是一個女孩子，如新月般地赤裸着握舵，那船向他駛來，帆凌亂地置在船板上，在

「什麼！」他喊道「世上真會有這樣的瘦子，爲了一片蕪蕪的落葉死嗎？啊！可憐的若安娜姑娘。」

夜裏，北風怒吼起來，雨打在窗上，從低矮檐上點滴的流了下去。

隔天的早晨，當她們凝視窗外時，看見那唯一的蕪蕪葉子然的掛在那裏。兩天後那片葉子還沒有落去。

「秀姐！我真是個壞孩子，因爲想死是有罪的呢！」若安娜說：

「下午醫生來，確定已經脫離危險時期。可是同時又帶來老柏曼受寒得了肺炎的消息。」

不久老柏曼就死了，原來在那天夜裏，他冒着雨，拿了梯子畫筆和畫碟，完成了他的傑作。他把那片葉子畫到牆上去，當那最後的一葉落了的時候。

按照這篇小說來看，無論在結構上，用意上都和愛麗用的「蕪蕪葉子」有相似的地方，雖然愛麗君是用的倒叙法。

自然我們不敢說愛麗君沒有奧亨利同儕的取材和想像的能力，可是這兩篇文章如此的相像，真得說是與古人同心了。

或者有人會說這是一篇模倣奧亨利的作品。本「群衆」就是受了易卜生的影響，而愛麗君的本「群衆」不過他們的「模倣」也可以找出許多模倣的痕迹。

不過他們的「模倣」作品都是一群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他們不是偷了原作者的本意，而是借着一篇「模倣」而創新的見地，新的思想，新的文章不因「模倣」而減色，反到受大眾的歡迎，贊揚，因爲那是真的文學。

但是有些人誤會了「模倣」，他們以後「抄襲」和「模倣」差不多，常常把他人的美句，整段的文章入自己的稿中，將別人的意思括到自己的文章，而用同樣的方式表現出來，假如這樣都叫「模倣」的話，不久我就有許多傑作問世了。所以說「模倣」得過其當否則就成了「抄襲」。

最後我還得說愛麗君的「模倣」的確很高明，因爲「蕪蕪葉子」和「最後的一葉」簡直太像了，幾乎使人疑惑是出自一人手筆。

（按最後一葉）The Last Leaf 是收在奧亨利的短篇小說集 The Timmed Lamp 裏的。

風裏搖擺着。不久，他發見自己坐在那船裏，至於他究竟怎樣上了那隻船，他幾乎記不清了，這一切，那麼像夢中的夢。

船裏沒有水。也沒有食物，只有一個魚網。他躺在那裏，虛弱的幾乎說不出話來。他看見那女孩子又上了帆，她是昨晚出來捕魚，便被暴風所驅走了的。

這時又來了風雨，麥露貪婪的喝着雨水，於是他恢復過來，站起來，他帶着那女孩子使舵。船便衝擊着滾動的綠色的波浪。他們駛近了一個如鹽的白色的海灘，高大的面包樹為雨所淋濕了，沈重的低垂着，葉子像扇子似的在風裏搖擺。

在那些日子，許多許多小島沒有人管理，荒蕪着，為一些海鷗和林鳥所盤據着。但它對於麥露是一個奇蹟。麥露腦中的島是一個海水咬噬着的珊瑚圈子。但他看見了茂綠的樹林，如同月光中幽深的海灣；高原上，小川在鳳尾草裏舞蹈，這簡直是奇蹟！但那女孩子呢？對於他不啻是另一個驚奇的海島。她的名字是苔麗亞，說着和麥露不太異樣的語言，但絕對異於他故鄉女子，這正如月亮的異於太陽。一個歐洲人一定要稱讚她的美麗，但麥露並未想到她的美，她的性別，他只想着她是那麼一個慈善的人，甚至不是屬於地球上的。不同於那波濤起伏的海水；不同於那礁石；不同於那遼遠的水上的落日，荒寂的夜空中他的群眾。他崇拜她，用他獨有的方法。若不是他們同樣的年青，圍繞着他倆的一切不停的呼喊着他們的話，他一定不敢接近她，儘在遠遠的地方跪拜她。

他們在樹叢裏築了兩間草屋，苔麗亞教他種種森林的知識，子和水果的用法，麥露從來不會見過的，又教給他怎樣捕魚，一個月後，苔麗亞知道雨季要來了，他們貯藏了些食物，誰知道她怎樣會知道這些事呢？

雨季過去，他們又開始漁獵的生活。他倆的語言漸漸地都互相了解了。他們談到種種的事，她告訴他她的名字叫苔麗亞，苔柏亞亞的女兒。她生的島叫馬亞亞，苔柏亞亞就是那裏的女王。他們人民有二十隻大獨木船，許多的，麥露也告訴了他自己的故事。

他們一同到海邊上去游泳。那裏，波浪永遠自己敲碎在岩岸上，站在那裏，苔麗亞會想到她的故島。眼睛遙望着北方，越過了海水的閃爍，她好像看見了她的人民，椰子樹下，泡沫的海岸邊，排着二十隻獨木舟。

「有一天他們會來的，」苔麗亞說，「一字向着自己：「或者是為捕魚，或者是風吹了來，他們會來的！帶了我走。也帶着你。」苔麗亞告訴他。

麥露忽然為一種思想繫着，變，襲擊了他。苔麗亞由被崇拜者變成了一個肉體的女孩。於是有一天，當他倆在海面上游泳時，一個浪頭將他倆攔在一起，他倆的肩膊觸着了，麥露抱住她，告訴她世界就是苔麗亞，苔麗亞聽着，不好意思的笑着，但是當他們說話時，落潮像一個魔鬼的手，將他們攔到礁人的海裏。

他們必須掙扎回來，一個為生命為愛情而和敵人的掙扎……他們勝利了，已游到靜水裏，忽然苔麗亞尖銳的喊了一聲，沈下水去。

麥露這時本在礁前面，他驚慌的回過頭來，發現苔麗亞不見了。苔麗亞是因為太用力了。腿那起了痠痛。麥露起先很恐怖，以為她或者被水裏什麼東西咬傷了。但當他明瞭這事實後，他迅速的潛下水去，將她抱向水面。

他膝着了沙岸，向高處走着，放在白色的沙灘上。

我既不是文學家，又不是想以作品出風頭，很不必顧及別人對我的文章的批評；況且我的文章的好壞，自有多數的讀者來批評，決不會為爾爾一人所左右。相反的，這篇東西的刊出，也許是爾爾君的一種勝利；因為若能如此的，每次得到反響，爾爾君豈不是可以變成一位鼎鼎大名的批評家？所以按理說，這篇東西實在沒有寫的必要，無奈吾友編譯先生的催促，我只好違命了。

秋天來了，一陣涼風吹來，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心裏有一點感觸，就信手寫了一篇抒情的小品文——「蕩蕩蕩子」。秋天的情況，使我對它有一種惡感，繼而思之，這種惡感是一種錯誤的偏見，又由我的偏見聯想到一個故事。這是在小品文裏很自然而常見的聯想。蕩蕩蕩子的全體是「我」的歡欣是一種錯誤的偏見，那個故事不過是陪襯罷了。爾爾君却連這一點也沒弄清楚，便說那是一篇小說，那個故事就是主體。不然的話，爾爾君若能看出小說、小品文和主體、陪襯的分別，當然就能領略「蕩蕩蕩子」的獨立人格和靈魂了。

答「關於蕩蕩蕩子」

· 筱曼 ·

至於那個故事，是我在兒童時聽大人講的，後來在大學心理班上，又聽了一回。據說這是十八世紀一位心理學家親自目睹的事情。因為這個故事很有意思，並且前後聽過兩次，所以在聯想時，很容易想到它。奧亨利的「最後一葉」，請聽我孤獨寡聞，我還未曾讀過。若是爾爾君認為聽來的故事裏到文章裏便是「假的文章」，那麼中國的「聊齋誌異」和阿拉伯的「天方夜譚」該是一文不值的了。況且這個故事是奧亨利抄襲那位心理學家呢？還是那位心理學家抄襲奧亨利的呢？恐怕爾爾君是不知道也不會去知道吧！爾爾君就知這一個奧亨利的傳形，真好像前些年有人發現曹雪芹的葬花詩是抄襲明朝唐六如的，那人便很驕



因爲她愛我

(二)

真實故事

譯者 趙今吾

當我沒有被判決的時候，最初兩個星期，是在警局的拘留所裏，日夜受着嚴厲的審問，每次審問，總不讓我和那個高個子的朋友見面或在一起對質。我們分住在兩個監房，門外有兩個佩帶手槍的看守警戒着，情勢十分嚴重。

記得當我聽到被宣判無期徒刑，終身監禁的一剎時，我幾乎失去身體的支持力，一想到綿長的未來的歲月，真使我覺得有說不出來的孤獨寂寞。雖然他神。

是一九三一年三月，監獄突然發生犯人越獄的事件，當時，情形十分混亂，有幾個爲首的犯人，當場被槍殺，我機警地約同另外兩個獄友躲開哨戒的探照燈光，跳過了監獄高大的院牆，重回到自由的世界。

離開哨戒線不遠，便迷失了那兩位相約亡命的友伴，三月的黃昏裏，頭上淋着濛濛小雨，獨自向北方兀兀行進着，當晚先露宿在驛車站不遠的一片叢林裏，第二天伺機偷登上一列貨車，去到明尼亞波利斯城。

在明尼亞波利斯城吃逃出監獄兩天後的第

一次午餐，飯後在舊貨店裏買了幾件破舊衣服，和一雙半新的皮鞋。

大約不到一個禮拜，我找到一個油漆店裏的工作，店主名叫禮拜，賴弗泰。

起初，我很勤勞的工作着，可是心裏常常恐懼着監獄方面隨時把我再捉回身，於是在兩個星期之後，我便向店主把事情辭掉，設法去到更遠一些的西部的地方去，實在三年來的監獄生活，還我生命的轉幕上映印上一層極暗淡的陰影，使我一刻不能忘記法律的森嚴，和當年越獄亡命時的驚險與恐怖。

以後，我去到幾百哩地以外西部的溫尼伯城，那裏是農產十分繁昌的地域，我打算做一個農場裏的工人，把自己隱蔽住，等到外面風聲和緩

秋夜及其他

蕭蒂

夜行人

愁澹的騎雲香消了院中的花影，蕭蕭隨着微風嘆息！在靜靜的日子裏，有誰感到失意？

孤獨而被憂慮社會遺忘了的人，在蕭索的景色裏，祇有沉在苦痛的深淵中！

對着鏡子，看那瘦瘦的面孔，孔會映出青年火熱的心，圓活的眼不就是年青人的聰明嗎？黑髮中的幾根白髮——是風塵的勞困吧！

屏窗佇立，遙望着幽靜的秋夜！

黝黑的太空，散佈着幾點疏星，微風攏開黑雲，投下一條白練，清明平靜的天，像是沉夜的海面或平垠的漠野

！聽聲瑟瑟落葉敲碎流浪人的心！

「月色透着渾暈，正像自家的心理呢！」

突然一顆流星，引着一堆光芒從月旁滑過，在墨空裏劃過一道後，又投入虛渺的氛層！這是在象徵生之變幻吧？！二十個年華已在失意中逝去，而秋夜却成了不可泯滅的影子。

珍惜的轉過身來，月光從紗窗滲進，抹在棹上的石膏女神，古代英雄的木刻像上……無名的情感浸滿心頭！

「我希望這夜色更加深些，埋沒這罪惡的塵寰！」

「秋夜！秋日的淒涼！秋日的蕭瑟已將失意的人們都拋遠了！」

茫茫的夜，壓着茫茫的山野！

黑暗裏找不出一點光明！在布着雜草地上的遠處，乃有篝火滑動！

孤獨的，漂泊的旅者，疲憊的身體負着行李走過！粗布的鞋已失落了底，鮮血在腳下溢着！棘草的阻攔，使他在坎坷的路上踴躍了！

望望天，黑沉沉的死靜！

吳思中有微風掠過。

「明月！照我一次吧！我要趕路！」

無聲裏一隻火螢飛過，身後的光亮，啾啾的隨着它起落，火螢漸漸的在荒野的黑暗裏消弭。

於是旅者悟覺，乃以自已的火，燃起一支火炬，且代晨嚨而趕路……



中篇連載
吳德先生略傳
· 老安 ·

(一)

假如給吳德先生的外號，加一番研究的話，那真是一件怪有趣味的事。

說不清那一位富于史學常識的老哥，給吳德先生創作這末一個外號——吳大郎。原因是他人頭次。起初，這名稱彷彿僅是大家在背地理相用以代表吳德先生的名字。之後，說不清是誰當面向吳德先生作第一次的呼叫。接著就叫開了。吳德先生雖然不怎麼願意接受。可也沒有甚麼拒絕的方法。當人們叫他時，從沒有聽到他答應一回，但看他那種扭轉頭來聽人們的問話光景，也說不出他是反對呀還是默認。就是那麼迷啦馬虎的事兒。

從言行方面看，吳德先生彷彿是無教主義者。耶穌、基督、儒、佛等教，他都不信。他說那都是玄虛的構造。這個世界裏，只是錢的世界。有錢甚麼都能如願。雖然他不信神鬼之說，但他很信「錢能通神。」

他常說：「信教的人，都是闊

家。念經禮佛爲得子孫們福祿。窮人們又念的那一門子佛？自己不去

羊皮大衣

中篇連載
· 光乎 ·



「那你可以陪我走走嗎？」她失望的眼光，乞求般的射向我來。我終於應允她，開始慢步着。夜幕漸漸拉開，我們由熱鬧的幽涼，我和她都不似往日一樣的確談，結果還是我把那顆希望的火種出來；勸告她並說了許多爲愛犧牲的故事。諄諄不絕的護她不要誤入

「不，一些工夫也沒有，讓你想，八點

兩點迎神，四點敬神，六點送神，這都連在一起，中間隔不多大時候，並且十二點前還得辭歲一點後還得拜年。」

奔，淨指念經禮佛，天上不會往下掉高頭……」真不如說，吳德先生有着超人生的生活哲學。

吳德先生之精明，之強悍，絕不是阿Q所可比擬的。有獨特的性格。善于調令，達時務，精澀靈，多拍馬，尤擅于捧臭屁」。爲了一分錢，他能幹人之所不屑幹的事。有利可圖的事，碰破了腦袋也拼命的往裏鑽，反之，一瞓一瞓他都認爲是絕大的犧牲。(未完)

「啊！原諒我罷！以前的錯誤我很後悔，你這樣熱情的勸導，我將來決不給你失望。」

「我的大衣太舊了，簡直不能穿。」她突如其來的看着自己的秩大衣憤憤的說。啊！她誑騙了我，她也沒有忘記可憐的境遇。這可怕的事。現在正流行羊皮大衣是不的？你能送給我一件嗎？」她嬌媚的偎着我。

我沒話可說這真是一記重雷擊向我來，還不但打碎了我對她的痴心，更奪去我每個人的信念。

「假如你送我給我，基於愛上的，你可以向我任意要求。」她全身伏在我身上。

憤怒的火終於燃騰起來了！我堅硬了心，狠狠的擲開她的緊限，再見吧！前面的路，希望你平安走過——我悻悻地走了，隱隱的還在聽見她一絲一絲的冷笑聲。

完

吾友 (三月刊)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十月二十七日出版
第二卷 第九十號
總號 第二〇一號

每逢一四七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所 吾友報社
編輯者 顧 蓮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福口十三號
電話三(南)局四二八〇號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零售：每 期 二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本報文字非屬
允許不得轉載

獲收的貴珍

什麼最珍貴，就是人要能得一個健康的身子最珍貴，珍貴的收穫是什麼？就是事業的成就，因為人類悔了健康的身子，事業才能發達，才能成功，那麼想要身體健康，無疑的就是服用若素，因為若素的成分，都是人身各部需要的原質，服用之後，直接補給，故效果特別偉大。

服用若素，不只可以強健身體，且可增進食慾，幫助消化，營養胃腸，剷除肺病，婦女兒童服用尤佳。

若素價目：中瓶一元七角五分

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售



胃腸 營養 若素

中國政府文書登記證警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吾友

訂閱：每月九角
半年五元五角

壹元柒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